



故乡今夜思千里

□ 郑峰

过了腊八节,年味渐浓。这种有点神圣、仪式和期盼的气氛,从远古传承下来,写在中国人的脸上、心里、基因里。望着窗外零零星星的雪花,想起了鲁迅在《祝福》里写的句子:“旧历年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他在文中写到了梅花大的雪花,噼啪作响的爆竹,浓重的晚云和鲁镇上浓烈的节日氛围!这种感觉,现在的人们,尤其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永远都不会体味到了!

今晚的夜,没有了鞭炮声的嘈杂,分外幽静。万家灯火映飞雪,年味更加厚重。在温暖的灯光下,书写着祈福的春联,记忆如电光石火般,一下子又回到了那群山环抱的故乡,想起了那坚强又慈祥的老父亲……

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铁似的坚强,钢似的刚毅,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这话并非过誉。在连绵的淄东山地,在故乡那片热土,谁不知道战争年代曾使敌寇闻风丧胆的郑天爷爷。父亲有个表字叫“占元”,在我很小的时候,人们出于尊敬都称呼父亲的字,至于他的本名,反倒很少有人提起,村里许多年轻人甚至根本不知道父亲的名字。那时这两个字,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位威风凛凛的武士。村里老人们曾给我讲了父亲的许多故事,一个个都惊心动魄。他曾手持双匣子枪,左右开弓一连击毙十几个敌人;他曾白手夺机枪;从敌人的炮楼下经过时,他只要喊一声“干儿们听着,今晚你郑爷爷要从你们这里过去了”,爷爷一听,赶忙缩回头,任凭父亲大摇大摆地扬长而去……

可是,父亲也有很慈爱

的一面。

他出身贫穷,心里最怜惜穷人,对鳏寡孤独尤为关心。村上坡胡同里有个老光棍李光林,年轻时曾和父亲一块给财主扛过活。每逢过年,父亲总是在家和我们兄弟吃喝一顿后,端着热腾腾、香喷喷的水饺,提着酒瓶,包着过年的菜肴,和他一起守岁。村上那些孤寡老人去世,只要他在家,都是他当“总理”,忙前忙后,主持殡葬。

每逢过年过节,他思念亲人的感情总是溢于言表。

小时候,我们都较懂事。每逢过年,父亲总是杀鸡宰鸭,炸年货。每当这时候,我就搬一个小板凳,坐在噼啪作响的灶前,听面团下锅的沸炸声,闻那令人垂涎欲滴的油香。

平时,我们很少吃到这类炸菜,所以一闻到这味道就知道要过年了,心里总生出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和企盼。这时也是父亲最慈祥的时候,只见他脸上漾着笑意,不时拿起几块炸货,递到我们的小手里,慈爱地说:“吃吧,吃吧,这是过年……”

我知道每逢过年许多亲戚要来走动,还有父亲的众朋友,所以尽管馋得直流口水,还是摇着小脑袋说:“爹,俺不馋,还是留着待客吧!”

父亲的眼睛居然湿润了,眼圈儿也分明有些发红,他深情地望着我,说:“懂事的好孩子……”便将一块炸肉塞到我的嘴里。

看我吃得那样香,他突然说:“唉!要是你爷爷还活着,该多好哇!”

夜深了,大片的雪花飞舞着。唐代诗人高适的诗句涌上心头:“故乡今夜思千里,鬢霜明朝又一年”。

贴上窗花过大年

□ 窗外风

在我们家,每到年节,在准备各种吃穿用度的同时,绕不过去的,就是窗花,贴窗花同贴对联一样,是过年必不可少的事情。在冬日的枯黄里,玻璃上的红窗花,是那么喜庆和夺目,远远地就能从一扇扇的窗户里找到自己家的窗。

记得以前,邻家的嫂子是个剪窗花的能手,经她的手剪出的窗花,别有一番韵味。窗外雪花飘飘,室内温暖如春,几个闲下来的女子围坐在大嫂家的炕上,大嫂把手里的红纸折上几折,拿起剪刀七拐八绕来回剪几下,红色的纸屑纷纷落下,等到她把剪子放下,仔细地把红纸打开,一张精美的窗花就呈现在大家面前,顿时引来一阵惊叹。更有人拿起大

嫂的手,使劲晃两下,说这手是怎么长的呀,剪出这么好看的窗花来。

大嫂剪的窗花,很快就贴在了左邻右舍的窗户上,那些窗户玻璃擦得亮亮的,好像没有玻璃一样,红窗花贴在玻璃上,让人忍不住要去摸一下。我小时候过年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挨家挨户地看窗花,有“喜鹊登枝”“天官赐福”“龙凤呈祥”“百年好合”“四季如意”“五福呈祥”等等,张张精美无比。

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把吉祥美好的愿望表达得淋漓尽致,把节日装点得喜气洋洋,寄托着辞旧迎新接福纳祥的愿望。过年不贴上张喜庆的窗花,就好像缺了点什么。今年是牛年,我一定要贴张牛气冲天的大红窗花!

唱戏

□ 玉荷

原先过年,村里要唱戏。刚入冬便排练开了,找来老师安排好角色,一字一句地教。村办公室里整日里有人背台词、对台词、练唱腔。

年初二一过,开始唱了。村东边筑个土戏台,上边扯上铁丝,破旧的幕布挂在上面,两个人负责过来过去地拉,这叫拉幕。有时没有幕布,就挂上破被面,或者透着窟窿,甚至还有孩子尿渍的旧床单。

唱戏基本都在晚上,有专门请来的琴师。我们小孩子会聚到后台,好奇地看那些化了妆的演员。唱之前,都是先“锵锵锵”的将锣鼓敲打一通,意思是要开演了,还没有来的赶紧来吧,同时也是催促演员立即就位。

不光我们村里唱,别的村里也唱。各村的戏是不同的,有的唱吕剧,有的唱京剧。就算同为京剧,有唱《红灯记》的,还有唱《智取威虎山》的,因此,每到晚上,田间小道上便涌动着来这村或到那庄看戏的人,也有提前把亲戚叫来看的。

天刚擦黑,戏台前便摆上了一个个高矮不等、长短各异的板凳、椅子,也有石头、砖块等,怕凉,人们抓把麦秸、干草铺在上面。

场子周围,有吹糖人的、卖甘蔗的、卖欢喜团子的、卖糖葫芦的、卖泥哨的、卖吧嗒猴的吧嗒猴,是一种小孩子摇着玩的玩具,上边一个小木猴,一摇,随着木猴的转动,会发出“吧嗒吧嗒”的响声。小孩子这里一堆,那里一伙,玩万花筒的、弹玻璃球的都有,时有不知谁家的狗也跟来了,在人堆里穿来穿去。

村里的戏,自然比不上人家专业剧团的,有唱《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打入匪巢有个与土匪比试枪法打吊在戏台顶上的灯

的片段,那时没有电,插了几根蜡烛,每根蜡烛上拴一根细线,顺到后台,有一人专门牵着。土匪的枪一响,拽下一根;杨子荣的枪一响,再拽下一根。枪声是后台用锤子砸的一种小鞭炮。该土匪打枪了,枪一比划,鞭炮响了,蜡烛一下拉下来,灭了。轮到杨子荣时,枪一比划,鞭炮没响。演员琢磨着,这是怎么回事呢?再一比划,鞭炮还是没响,演员气得把枪朝腰里一插,不打了,接着往下演,下台后再找负责砸鞭炮的算账。可后台也着急呀,连续两个鞭炮没响,赶紧放上第三个,也没顾得朝台上看,杨子荣刚把枪插腰里,“砰”一声响了。杨子荣一下躺台上不起来了。大家上来劝,他说我把自己都打死了,还怎么演。

还有更有意思的,有个村演《智取威虎山》,剧中有一场演员身披白色斗篷滑雪的戏。台上没雪,好几个演员踩着鼓点在台上举着红旗跑来跑去,打跟头翻蹦子。一个演员朝前翻完后,斗篷没系好,掉后面了,慌慌着回来拾,可后边有个紧跟着翻着跟头就上来了。前面那人一拉斗篷的当儿,后边的正好翻到他斗篷上,倒地上了。后边这人不干了,爬起来你一句我一句,在台上就吵吵起来。后台的赶紧过来劝,两个人还不听,竟动手厮打起来。台下的涌到台上,挤满一戏台,说说这个,劝劝那个,事情总算平息了,再把台上的人都招呼开,接着演。

村里演戏,我爹也当过角儿,记得最早是《三世仇》中恶霸的狗腿子,虾着腰,跟在恶霸后面。后来,他还当过梁平,借了村里我一个大爷的狗皮帽子。有一次帽子被爹戴回来了,毛茸茸的,特别暖和。

聆听 2021音乐会 (外一首)

□ 卞奎

此刻 金色大厅音乐会 破例没有观众

乐曲飘越了万水千山 全世界在竖耳倾听

老施特劳斯 小施特劳斯

欢快的圆舞曲 忧伤的圆舞曲

殿堂之辉煌 远方之阳光

还有河流的浪花 原野的鲜花

伴着赏心的旋律 五洲四海在起舞

人类是有精气神的 人类是有魂灵的

尽管新冠给地球人 招惹麻烦

人们在音乐中 达观应对笑迎明天

蓝色的多瑙河 照旧流淌

欢腾的波尔卡 照旧飘荡

响起来吧 拉德斯基进行曲

彩虹踮起脚尖 春天已然走在路上

关于语言

汉语 英语
法语 日语……
世上的语言
千种万种碰撞心灵

说到肢体语言
挺立 躬身
微笑 抽搐
大都看得明白

南北西东通行的
语言元素还可以是
音乐 绘画
那是无障之通道

我们跟随旋律
跃动合拍
我们挥舞线条
书写美景

故而——
任人都可以意会
艺术
是沾满露珠的世间语言

征稿启事

“齐迹”副刊为宣传推广齐文化而生。因为齐文化的兼容并包特性,她也接纳广义上的齐文化稿件,比如涉及聊斋文化、鲁商文化、黄河文化等与本土文化相关的内容。

投稿邮箱:lzcbfk@126.com,或登录“文学现场”网站,选择晨报《齐迹》副刊板块投稿。来稿请注明联系电话、开户银行及账号、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谢绝一稿多投。

